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指引我们战天斗地

学哲学用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引
我们战天斗地**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烟台印刷厂印刷

*

1970年11月第1版

1970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9·091 定价0.12元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目 录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种田

……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全体贫下中农（1）

我是怎样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指导科学实验的

……山东省蓬莱县南王公社

团结大队革委会主任 姚士昌（14）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实行科学种田

——江西萍乡市湘东镇硯田大队的调查……（30）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农业生产

——从秦县河横大队三麦高产高产得到的

启示……（40）

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无往不胜

——庄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光庆运用

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种田的事迹……（49）

以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为武器治服了 盐碱地

——曹县苗庄大队贫下中农经过反复实践，
掌握了盐碱的运动规律……………(57)

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水利建设

……………胶南县海青公社党委会、革委会 (66)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指挥战斗

——赵沟大队老贫农李禄、李海水
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发言……………(80)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战天斗地

——怀来县横岭公社革委会运用唯物辩
证法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学大寨的事迹… (110)

掌握唯物辩证法 彻底改变穷面貌

……………湖南省衡东县祝高大队党支部 (125)

生产到顶，还是潜力很大？

……………陕西省勉县高潮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133)

“铁疙瘩”开大红花

……………河南唐河县郭滩大队
党支部书记 张绪生 (146)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种田

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全体贫下中农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大寨人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多年来用毛主席光辉的哲学思想指导农业生产，大搞科学种田，越种越甜。

眼下，正是春耕播种大忙季节。如何打胜春耕生产这一仗，不是件容易事。和大自然打交道，千变万化，全靠人来掌握。只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夺取农业的丰收。下面谈谈我

们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

高产作物与低产作物

在夺取高产更高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发生了玉米和谷子、豆类等小杂粮争地的矛盾。有些人看到玉米高产，于是只知道玉米挂帅，谷子少种，小杂粮挤得无处种。这种作法不对。

什么叫高产作物，什么叫低产作物？这不是绝对的。过去，我们大寨是“地无三尺平，年年多灾情，三天无雨苗发黄，下场大雨地冲光”。在这种条件下，什么作物都不能高产。当时，玉米播种面积只占百分之二十多，亩产二百来斤。现在，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到了“地平如镜，活土层厚，肥力高，种啥长啥”，玉米平均亩产达到千斤以上，小麦、谷子、豆子，产量也提高了。小麦过去只种二十

来亩，亩产百十来斤，现在种到百十多亩，亩产平均四百多斤。夏天收了小麦，或移栽上谷子（每亩能产六、七百斤）；或复播上黍子（每亩能产七百多斤）。两季加在一起就是千斤以上。豆子过去是专种，一年占一百多亩地，只打两万多斤，现在每年间作的豆子也打两万多斤，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集体储备的豆子也多了。

对作物要有辩证的看法，对种植面积的安排也要有辩证的看法。正确地安排作物的种植比例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的利益。一个队种多少玉米，种多少谷和其他作物，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全局出发。只要是革命的需要，那怕是再低产的作物，我们也要下硬功夫把它种好，使它低产变高产。

肥堆与粮堆

人常说：“春看肥堆，秋看粮堆。”是不是肥堆大了，就能保证粮堆大呢？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肥堆多，只是物的因素好，重要的还得在施肥中发挥人的作用。只有肥料施得巧，庄稼才能长得好。有人说：“种地没巧，肥多就好；能耕巧种，不如懒汉上粪。”这不是科学种田法。

怎么才算巧施肥呢？毛主席教导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种地施肥也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队有沙土地、粘土地、黑土地、白土地、阳坡地、背坡地，要因地施肥，不能瞎闹。如果把冷性肥上到冷性地，热性肥上到热性地，那就要冷的更打颤，热的更

出汗，不但不起好作用，还起坏作用。我们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摸到了因地施肥的规律，把冷性肥上到阳坡地，热性肥上到背坡地；土粪上到沙地，炉渣肥上到粘土地。还要对不同的作物，施不同的肥料。玉米种籽大，种的深，主要用秸秆肥；谷子种籽小，种的浅，主要上羊粪、炕土、茅粪等细碎肥。玉米出苗后，对小苗弱苗吃偏饭；对地力不高、苗子瘦弱的早追肥，攻秆又攻穗；对地力高、苗子壮的晚追肥，主要攻穗子。由于我们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巧施肥，所以七沟八梁一面坡，庄稼长得一个样。

除了巧施肥以外，还有一个靠什么肥的问题。是靠“白面面”（化肥），还是靠农家肥，这里也有斗争。我们大寨主要靠秸秆还田，靠发展养猪和大牲畜，增加农家肥。化肥也要，但不能依赖它。也就

是说，我们要用自己动手积的肥堆换取支援世界革命的粮堆。

优 种 与 劣 种

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指示我们要十分重视优良品种的选择。优良品种是怎么样来的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精心选择和培育出来的。优种有地区性。由于地区不同，气候不同，土壤不同，条件不同，在这一地区是优种，到另一地区就不一定是优种。因此对优良品种也要有辩证的观点。

有人认为，从外边换回来的种籽就是优种，其实也不一定。我们大寨从外地引回的种籽，首先要经过小型试验，成功后，再在大面积种植，决不能盲目推广。在试验时，也不是在一块地，一种土壤，

一种地形试验一年就行，而是要在不同土壤和不同地形试验；还要经受旱、涝、风、雹、霜、冻、病、虫灾的考验，这样才会真正选出适宜本地的优种。比如我们大寨种的武安谷，就是从十二样谷子品种中选出来的。那十一样谷种是不是都不好呢？也不是的，主要是因为不适应我们这个地区。武安谷的特点是：适应性强，抗灾力强，倒伏少，在我们这里，不管种在梁地、沟地、坡地、平地、红土、白土、沙土、黑土地，产谷和产草量都高。

优种不是固定不变的，种植时间长了，有的就会由优种退化为劣种。但是如果人们连年进行选种和培育，不但能使优种不退化，而且会把优种变得更好。我们种的武安谷，从合作化以来一直种到现在，没有退化，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就是年年秋天坚持田间穗选的结果。有人认为谷子种

几年必须换种，不换种就要减产，这是光管下种，不管选种，没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有些品种的退化，目前人力还不能抗拒。我们种的晋杂一号玉米种籽，前几年很好，近几年就开始退化了。我们一面重新配种，一面进行引种试验，选新的玉米品种来代替。这样，也保证了玉米稳产高产。

深 种 与 浅 种

深种是我们大寨增产的一条重要经验。深种的好处是根子扎得深，能抗旱，抗倒伏。深种比浅种一亩地能多收一百二十来斤粮食。

深种是有条件的，必须是活土层厚。怎样把活土层加厚呢？一是秋天深耕，二是夏天深刨，加上担土垫地，精耕细作，

多施有机肥，使土壤达到了疏松软绵的程度，就为深种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深耕、深刨和垫地，地里的活土层很薄，一深种，就把种籽放到死土上，庄稼怎能扎根！还有的虽然耕得很深，但地里的土块很大，播种后土块压的苗子长不出来，这也不能达到深耕的目的。

过去，大寨地里的活土层只有三寸深，玉米播种只有二寸深。现在大寨活土层厚了，玉米深种一般三到四寸。有一年特别干旱，为找墒下种，种到五寸来深。我们深种也不是千篇一律。比如，梁地和阳坡地，水分少，地温高，种得就深一些。大黄玉米幼芽顶土力强，就比金皇后种得深一些。就在一块地里，在土层厚的、土壤干的地块上，也要比土层薄的、土壤湿的种得深一些。

在玉米深种的时候，要在玉米株间间

作豆子。但种豆不宜深，深了就出不来。玉米要深，豆要浅，这就是矛盾。我们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采取了捏豆子的人先用脚往犁沟里培点土，使豆子种得比玉米浅，保证了豆子的全苗。有的地方对这一矛盾没有认识，或认识了但没有认真去解决，结果春天入地的豆种很多，秋天收获的豆子很少，甚至种豆不见豆，就是因为没有掌握种庄稼深与浅的辩证法。

密 植 与 稀 植

种庄稼究竟稠些好，还是稀些好？我们体会是，过稠了也不好，过稀了也不好，稠稀要合理。

怎样就算合理呢？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任何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

性。”我们大寨过去每亩地种玉米不到一千株。群众说：“玉米地里卧下牛，还嫌种得稠。”解放后，经过整修土地，加厚活土层，增加肥料，每亩播种玉米增加到一千六百株到二千四百株。但是，我们不是想种多少株就种多少株，而是根据不同的地形、土壤、肥力以及不同的品种，种植不同的密度。比如，沟地肥力高，通风透光差，种植高大的金皇后玉米，每亩可种一千六百株到一千八百株；梁地通风透光条件好，种植晋杂一号玉米，每亩可种二千株左右。

最近几年，大寨田越修越好，越养越肥。有的人认为种植的株数也应该不断增加，才能多增产。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九六九年我们为了夺高产，有些土地种得稠了一些，陈永贵同志发现后说：

“现在地肥了，玉米长得高大，种稠了影